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风 雨 征 程

——林伯渠的故事

涂 绍 钧

风 雨 征 程

——林伯渠的故事

涂 绍 钧

责任编辑：骆之恬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45,000 印张：3 印数：1—6,1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347 定价：0.29元

目 录

开头的話.....	(1)
一、部长熬硝.....	(3)
二、胸有成竹.....	(11)
三、“咬着牙往里咽吧”.....	(18)
四、一只热水瓶.....	(24)
五、老先生教新文字.....	(29)
六、一条羊腿.....	(35)
七、七贤庄的战斗.....	(40)
智救亲人.....	(40)
巧计夺车.....	(45)
怒斥叛徒.....	(49)
秘密报房.....	(55)
八、新年生产诗.....	(58)
九、“要和大家一样”.....	(64)
十、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.....	(69)
一次支部会.....	(69)
山村夜宿.....	(73)
迎接曙光.....	(79)
后记.....	(85)

开 头 的 话

林伯渠同志是湖南省临澧县人，一八八六年农历二月十五日，出生在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家庭里。青少年时代，他就非常痛恨黑暗的旧社会，追求光明，探索革命的道理。

早在一九〇五年赴日留学时，林伯渠同志就追随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——孙中山先生，参加了反清秘密组织“中国革命同盟会”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，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，他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他参加了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，以后，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

林伯渠同志的一生，是伟大的一生，战斗的一生。他对党、对人民无限忠诚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，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。

要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位老革命家一生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，显然不是这本菲薄的小册子办得到的。这里，只和小朋友们大概地讲讲他从一九三三年自苏联回国后，到一九四八年离开陕北前的几个小故事——

一、部长熬硝

一九三三年三月，正是江南漫山遍野杜鹃花盛开的季节。林伯渠从苏联学习回国以后，受党中央派遣，从上海出发，绕道广东汕头，福建长汀，来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。

当他踏上这万绿丛中的黄泥小道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我们的党奋斗了好多年哪！通过武装斗争，终于开辟了这块红色根据地！

这里的山山水水，他是多么熟悉，又是多么陌生。北伐战争时期，他曾带着队伍在这一带歼灭过反动军阀。那时候，万物萧瑟，民不聊生；如今，这里大变样了。

但是，他也注意到，这里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困难。人们目光严峻，脸上布满了阴云。这是为什么？

一天下午，他来到了叶坪。走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大院，又和当年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见面了。毛泽东、董必武、项英、何叔衡、谢觉哉、徐特立等同志都在这里。何叔衡、徐特立，是南昌

起义以后，和林伯渠同时派往莫斯科学习的老同学。徐特立轻轻地抚摸着林伯渠缠着绷带的左臂关切地问：

“你挂花啦？”

“前几天夜里偷渡汀江时，胳膊上被搜山的白狗子开枪穿了一个洞。还好，没伤着筋骨，留个纪念吧。”

林伯渠一到，就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部长，管理经济工作。

一天，他到医院去换药，红军医院院长老傅迎了出来，他们是南昌起义时就认识的老熟人了。两人亲热一阵后，老傅亲自给他解开绷带，看了看伤口，吃惊地说：

“啊！发炎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”

“不要紧的，我挺得住。”

“不能大意啊，伯渠同志。”傅院长一边给他洗伤口，一边说，“我不是向你叫苦，现在有困难呀，就讲这洗伤口吧，莫说是医院缺少碘酒，连浓盐水也没有用的啦。这回，我只好用淡盐水给你洗洗啦！”

林伯渠没有吱声。他凝思了一会儿说：

“老傅！再困难，伤病员吃盐，用盐应该优先保证。”

老傅淡然一笑：“不行呀！现在到处都没有盐。你看，好多伤员伤口化了脓，缺乏盐水洗，也还有患粗脖子病的……唉，不容易呀，白区的同志，为我们搞盐，付出

了不少代价啊！”

老傅说完，麻利地把药上好了。扎好绷带后，他带着林伯渠去看病房。伤员们安静地躺在木板床上，没听到一声痛苦的呻吟。尽管医院条件差，他们从不挑剔，强忍着剧烈的伤痛，生怕给医院增加麻烦。这是多么好的战士啊！

老傅走到一个昏睡的女伤员面前，指了指那张苍白的脸，轻轻地对林伯渠说：

“她就是为了给我们送盐才负伤的。”

老傅的眼睛潮湿了。回到诊疗室，给林伯渠讲了那位女同志负伤的经过：

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“围剿”一天天逼紧了。由于敌人严密封锁，根据地粮食不够吃，布匹和盐运不进来。粮食不够吃可以拌野菜吃，没有布匹可以把衣服上多打几个补丁，可是不吃盐，人就没有劲，打起仗来，跑不动啊！白区的同志为这事也很着急。尽管反动派搞什么“计口售盐”，大伙儿宁肯少吃，也把省下来的盐偷偷送进苏区。为了弄盐，牺牲了好些同志。那个女伤员，就是党的一个地下交通员。她的丈夫因为给红军送盐，被叛徒出卖后遭到杀害；那女同志悲恸地掩埋了丈夫的尸体后，为了把没有运完的十多斤盐再送到红军手里，想了个办法，把盐用汤勺一点一点地灌进一件新夹袄里，

灌一层，就用线缝一层；缝一层，又灌一层。在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夜里，她穿着这件“盐棉袄”，背上不满周岁的孩子，偷偷地溜出了村子。

她不敢走大路，一直往山上跑，天又黑，路又滑，一不小心，摔了一跤。大人摔倒了不要紧，孩子却哇哇地哭了起来。糟了！一群巡逻的白狗子听到孩子的哭声，赶忙扑过来，不停地放枪追赶。她背着孩子，衣里又缝了十多斤盐，怎么也跑不动。怎么办呢？叫敌人抓住，两条性命保不住不说，盐，也要落到敌人手中。这时，她把心一横，解下背上的孩子，藏在草丛中，流着眼泪使劲地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，然后，迅速地朝另一个方向跑去……

当她跌跌撞撞跑上一个山岗，忽然听到“砰”地一声枪响，孩子撕裂肺腑的哭声听不见了。这时，她几乎昏倒过去，忙扶住一棵松树喘息了一会儿，然后，咬了咬牙，拚命朝苏区跑去。

天，是那样黑，路，是那样滑，一脚踏空，她跌下了山崖，摔断了右腿，痛昏过去了。苏醒后，她爬啊，爬啊，直到天亮才被我们的哨兵救起来。这时，她已经奄奄一息了……

“这是半个月以前的事。她才二十五岁，共产党员。”老傅说完，脸上露出了崇敬而又肃穆的神情。

林伯渠从医院回来，心情十分激动。盐，盐，盐，人民为了支援我们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！他这个经济部长，肩上的担子不轻啊！医院里都缺少盐，苏维埃政府机关的情况可想而知。那时，毛泽东同志，还有党的其他一些领导同志，生活也同战士一样，一餐只有二两多大米，用蒲草包着煮，每人一小包。春天，没有米吃，就吃竹笋。没有油、没有盐的笋片真难吃啊！竹笋没有了，就挖野菜吃……要紧的是，前方的战士，没盐吃，没有劲打仗啊！

当天夜里，林伯渠请来了几位老乡，开了个“诸葛亮”会，研究解决苏区人民食盐的问题。

“现在，老倭们（注）生活都很苦，没有盐吃，部队也一样，好久就断盐了。请大家来，共同想想办法。”林伯渠直截了当地说。

他的话刚落音，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说开了。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倭说：

“办法倒有，就是太费事。听老人们说，有一种土办法，把老墙土，老屋里的地皮挖起来，捣碎了用水一滤，澄出来的清水可以熬出硝盐来；可是硝盐又苦又涩，难吃得哪！唉，算起来，也有好几十年没有搞啦，好在还

注：江西管老乡叫老倭。

有几个老把式在，要搞也还搞得成器。”

老倭提出熬硝盐，林伯渠听了兴奋地只点头，说：

“要得！过去我们湖南农村也有人熬过硝盐，那咱们先请几个老把式熬几锅试试吧！”

就这样，没有几天工夫，瑞金附近的一个村子里，熬出了第一锅白花花的硝盐。

消息一传开，各乡的群众都来了劲，不久，一个声势浩大的熬硝运动就在中央苏区开展起来了。

一天，林伯渠到兴国县乡下去检查工作，走到离县城不远的村子里，看见一个老头子正在往熬硝的灶里加柴，累得汗涔涔的。他连忙停下来，让警卫员小赵先到乡政府去打个照呼，自己朝熬硝的这边走来，亲切地对那位老倭说：

“怎么？就你一个人烧火啊？来，你歇一会儿，我来烧一阵。”

那位老倭望着这位戴眼镜的瘦瘦高高的陌生人，疑惑地问：

“您是——您是教书先生吧？谢谢您！还是我来。我们方村长回去吃饭去了，一会儿就来。”

林伯渠笑着说：“让我替你一会吧，不要紧的。”说罢，从老头子手里接过长长的火叉，叉起一捆干稻草，使劲地往灶里塞着。

这熬硝的灶很长，一连安放五、六口大锅，火一定要烧到里面去，才能把一口口锅里的水烧滚。因此，这烧火的活儿蛮累人的。

正是三伏天气，暑热难当。莫说是躬着背在这高温的灶前烧火，站在旁边，也热得难受。一会儿，林伯渠身上的土白布褂子便湿透了。汗，从他那花白的鬓角流下来，也流进了眼里，他索性取下了眼镜，用袖子擦了擦，又挥动着火叉，将一捆捆的干稻草，一个劲地往里塞着、塞着……

方村长吃罢饭，换班来了。走到灶前一看，不知这灰白头发高个子瘦老头是谁，连忙问：

“李老倌，这烧火的老倌是——”

“是邻村来的先生。有这样勤快的先生，教出来的伢崽肯定不错。”

“哈哈！什么先生？这是新来的林部长！”

原来，小赵和乡苏维埃主席来了。乡主席这样一说，把这两个熬硝的搞懵了。李老倌忙陪不是：

“我真该死，还以为您真是新来的先生呢！”

“老倌，这样讲就不对了，部长也是普通的人嘛，怎么不可以烧火呢？大家吃的盐，大家动手熬嘛！”林伯渠戴上眼镜，笑眯眯地说，“我就搭伙向你们学习熬硝盐吧！”

林伯渠熬硝的消息风一般传开了，大家干得更起劲啦！

硝盐，又苦又涩。可是，总比没有强啊！

二、胸有成竹

秋夜。天高云淡，月朗星稀。阵阵晚风，送来桂花的幽香。

夜已很深了。林伯渠披着一件旧军装，独自步出沙洲坝苏维埃政府的大门，来到门前不远的荷圻边，慢慢地踱步。

一阵轻风，搅碎了这明镜似的秋水，一串串涟漪映着月影，象一片碎银闪闪发光……

他是在欣赏秋夜荷圻的月色么？不。他有一个习惯，要决定一个什么大事之前，必须找一个静谧的环境，冷静地思考。

一九三三年十月，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央苏区周围，部署了一百多万兵力，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。可是，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顽固地推行和坚持错误路线，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，实行了冒险主义的进攻方针，主张“不放弃一寸土地”，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。他们不顾实际情况，命令红军攻打敌人的坚固的阵地。在黎川以

北的硝石，一战不胜，接着攻打东南面的资溪桥，又损失了不少主力。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了……

战斗失利，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，我们便不能象以往那样，在向白区进攻中进行筹款，向着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，只有依靠根据地内部有限的收入和物资供给战争的需要。我们的财政也越来越困难。

这时，林伯渠担任了财政部长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这个财政部长难当啊！他在荷圪边踱步沉思，为了苏维埃财政的生存，绝不能按照左倾机会主义者规定的那套方针办，而要从有利于支援战争，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实际情况出发，不断寻找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……

第二天，林伯渠召集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、曹菊如等同志，对财政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。

邓子恢说：“前一时期，中央有的同志批评我们财政部收入的基础，是‘建筑在沙滩上’，意思是讲我们不该靠打土豪增加收入，指示我们加强根据地的税收。可是眼下老百姓生活很困难，我们怎么能再加重税收呢？”

毛泽民接着说：“是呀，银行也为难，我们印刷的纸币刚发到二百万元，中央机关刊物《斗争》就发表文章，

批评我们是‘向石印机瞄准’，我们只好把纸币稍微扣一下。这一扣不要紧，影响了前方的需要。这时，中央有的人又批评我们是‘前怕龙，后怕虎’，真叫人无所适从。”

曹菊如是副行长，今天也把心里话掏了出来：

“下面的同志也有议论，讲这会儿行的办法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。”

林伯渠听完老曹的发言，赞同地点了点头。

此刻，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。眼下的情况是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不予采纳；相反，只要谁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稍有怀疑，就要严加追究。林伯渠看透了大家的心事，鼓励地说：

“继续谈嘛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只要对革命有利，冒点风险也行嘛！大不了被撤职、蹲监狱，还有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前方的指战员们，等着我们去支援。财政部拿不出钱来，就买不到粮食，总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啊！”

邓子恢考虑了一会，说：

“伯渠同志说得对，看来我们是得冒一冒风险了，大家要拿出主意才好。”

邓子恢这样一说，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又谈开了，一致认为，毛泽东同志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的

“苏维埃的财政政策，应该建筑于阶级与革命的原则上，首要来源是向一切封建剥削阶级进行没收或征罚，即向苏区与白区地主富农筹款”，这种主张是正确的。

“我看谁说得有道理，就按照谁的办，冒点风险，算不了什么。支援战争，靠加重老百姓的负担，不是好办法。这个问题，过去就有过争论，有过教训。”林伯渠接着给大家讲了南昌起义后的一段斗争经历：

南昌起义胜利以后，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四面夹攻，起义部队决定撤离南昌，南征部队开到抚州一带时，军饷发生了困难。当时，林伯渠是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，参加了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。会上，有人提出，发军饷应向地方政府派款。这种主张遭到了周恩来、项英、林伯渠等人的反对。理由是这样派款，实际上是派到老百姓头上去了。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乡、保长，正好趁火打劫，肥自己的腰包。前敌委员会决定：由林伯渠负责，大张旗鼓地对土豪劣绅进行没收征罚。这样，老百姓非常拥护，纷纷帮助部队打击土豪劣绅，不到几天工夫，就筹集了军饷四万多元。

“对！周恩来等同志当时的主张，也同毛泽东同志现在的主张一样。采用这个政策，打击了敌人，团结了人民，增加了财政收入，壮大了革命力量，有什么错？”大家听完林老的回忆，更加坚定了信心。